

世界上最美的夜晚

郭文斌

在我看来，除夕，是世界上最美的夜晚。

当然，是童年的。
母亲已经把院子和房间打扫干净。父亲在供桌前点香行礼，我和哥跟在后面。大红纸“三代”坐在桌子后边的正中央，前面的红木香炉里已经燃了木香，木香挑着米粒那么大一星暗红，暗红上面浮着一缕青烟，袅袅娜娜的，宛若从天上挂下来的一条小溪。左右两边的红木香筒里插满了木香，像是两个黑喇叭花，又像是两支就要出发的队伍。香炉前面已经摆好了献饭，献饭当然是最好吃的东西做的，是我们平时想不到的。但是现在，我却一点没有生出馋来。献饭左前是一叠纸钱，右前是一个蜡台，上面已经插了蜂蜡。黄黄的蜂蜡顶着一朵狗尾巴花一样的火苗，让人觉得爷爷如果不在那缕香烟上，就在这烛火苗上。

点完香，我们竟不知道接下来要干什么，就从厢房到上房，从上房到厢房地跑。天色暗了下来，院里像是泊着一层水，新衣裳发出的光在院里留下一道道弧线，就像鱼从水里划过，我仿佛能够听到鱼从水里划过时哗哗的响声。我跟在哥身后跑着，有点莫名其妙。但我没有理由不这样做，我想哥之所以要这么跑，肯定有他的道理。

哥在上房停下来，我也在上房停下来，影子一样。坐在炕头上抽烟的父亲微笑着看了我们一眼，没有说话，只是看了我们一眼，一脸的年。桌子上的蜂蜡轻轻地响着，像是在小声地咳嗽；炕头的炉火呼呼地响着，映红了父亲的脸膛……
那个美啊！

母亲喊哥端饭。哥哎地应了一声，跑出去；我噢地叫了一声，飞出去。母亲正把筷子伸到锅里往出捞长面。我们的目光跟着母亲手里的筷子划出水面，上，上，上，然后落在碗里，前折一下，后折一下，再前折一下，最后由臊子苦面。哥问母亲，现在可以端了吗？母亲说，先去散散吧。我们这才看见母亲早已把散

饭舀好了。
我说，我去。话音未落，已端了碗飞到门口把散饭泼出去。大概泼出去的散饭还没有落地，人已经站到厨房地上。声音先进去，现在可以端了吧？母亲说，先去献了。我又端了一碗在供桌上献了。

下一碗哥端给父亲。父亲说，等你来了一碗。我们就到厨房去叫母亲。母亲说，我正忙呢，你们先吃吧。我一把拽了母亲的后襟子，把母亲拽到上房里。父亲说，年三十么，一块吃吧。

夜色落下来时，一家人坐在炕上给灯笼贴窗花。哥要贴“喜鹊戏梅”“五谷丰登”和“百鸟朝凤”。可是不喜欢，我挑的全是猫狗兔。哥说，猫狗兔有啥看头呢。我说，我就觉着猫狗兔心疼。父亲说，把你们二人挑的各样贴一些。说着，我已经把挑好的猫狗兔贴在父亲裁好的白纸上，然后再把白纸往灯笼上贴，不想给贴反了。父亲说，贴窗花的那面应该在里面。我说，在里面人咋能看得见？父亲说，灯一打就看见了。我说，灯咋这么能。哥说，灯就是光明么。

把油灯放在里面，灯笼一下子变成一个家。坐在里面的油灯像是家里的一个什么人，没有它在里面时，灯笼是死的，它一到里面，灯笼就活了。我们把灯笼挂到院里的铁丝上，仰了头定定地看。灯光一打，喜鹊就真在梅上叫起来，把我们的心都叫醉了。而猫狗兔则像是刚刚睡醒，要往我们怀里扑。

一丝风吹过来，灯花晃了起来。就在我们着急时，灯花又稳了下来，



像是谁在暗中扶了一把。就有许多感动从我们的心里升起。在灯笼蛋黄色的光晕里，我发现，整个院子也活了起来，有一种淡淡的母亲的味道。
我们在院里东看看，西看看，每个窗格里都贴着窗花，每个门上都贴着门神，门神头顶粘着折成三角形的黄表，父亲说门画没有贴黄表之前是一张画，贴上黄表就是神了。
现在，每个门上都贴着门神，让人觉得满院都是神的眼，随便一伸手就能抓到一大把。

哥叫我去外面。家家门上都是“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”，家家门墙上都是“出门见喜”，“出门见喜”的下边钉着一个用红纸折的香炉儿，里面插着木香。

我们挨着家门看了一遍，最后在村头的一个麦场里停下来。在场墙上蹲了，我也蹲了。我不知道哥蹲在这里干啥，却不好意思问，我想哥蹲在这里肯定有他的理由。

哥说，多美啊。我才知道哥蹲在这里是为了看美。也随着哥说，真美啊。看了一会儿，哥说，我们回家吧，到坐夜的时候了。我说，回就回吧。

到了巷口，哥突然站住。我问，咋了？哥说，你看。我顺着哥的手指看去，就看到了小巷的腰身处有两排红米，一直红到小巷的尽头，像是两排悄悄睡着的眼睛，像是谁身上的两排纽扣，又像是两列伏在暗处的队伍。

那是巷里人家插在大门墙上的香头。我就觉得这巷道不再是一个巷道，而是另一个世界。

乡下春联 城里的灯

郭震海



上；黄灿灿的炸油糕、煮好的手把肉、最爱喝的家乡老酒也邮购回来了，家乡人最爱吃的猪肉粉条烩酸菜也备了不少。从他们灿灿的笑容上我得到一种从来未有过的慰藉。

此时又将目光飘向远在千里之外的老家河套乡村。曾有形容河套乡村年夜饭的民谣：“油尽绵香软又烂，吃了一顿没解馋，春节晚会刚看完，再上咱家的硬四盘。”这顿年夜饭已是河套人心中经久不变的年味了。

往常全家人一起回河套老家陪父母过年已成定俗。这也是常年漂泊在外游子最惬意的时光。当你在村口迎面遇到一张张熟悉或不熟悉的面孔热情地问你“回来过年了不！”久别的乡音足以让你泪流不止！

在儿时记忆中，年夜这一天是孩子们最幸福的一天，从外地赶回过年的亲人们会给他们带些从来吃不到的各种糖果，全家人聚在一起守夜，一起包饺子一起唠唠着。按当地风俗接神的时间还没到，不知谁家已经开始燃放接财神啦。紧接着爆竹声声四下呼应，震耳欲聋的爆竹声将窗户震得轰轰作响。已经入睡的孩子们一骨碌爬起来，捂着耳朵一拥而上抢没响过的爆竹。再后来随着精准扶贫的深入推进，村里家家户户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进入腊月，村里的人们就开始在县城最繁华的闹市，拎着大包小包年货往自驾车里塞。守岁的习俗也有了新的内容：看春晚，手机拜年的嬉笑声和祝福声在乡村夜上空弥漫着。

这些年年近百岁的岳父在离村不远的县城由孙女照顾，耳不聋，眼不花，身板硬着呢。在回家过年的日子里，他总是默默地希望与儿孙们相聚的时间再长些。

今年过年岳父却主动放弃与儿孙一起的愿望。我们全家在三地过年，这种离别是暂时的，亲人们要平安健康地活着，生机勃勃的春天就要来了！

一家人坐在上房里，静静地守夜。守着守着，我就听到了蜡烛燃烧的声音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最后就像糜地里狂奔的人甩麻鞭一样，叭叭的。

守着守着，我就听到了自己的心跳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最后就像是上九社火队的鼓声一样，咚咚咚的。

守着守着，我就看到了爷爷和奶奶，爷爷和奶奶也在守夜，静得就像是两本书。

守着守着，我就看到了太爷和太太，太爷和太太也在守夜，静得就像是两幅年画。

守着守着，我就觉得时间像糖一样在一点一点融化。

守着守着，我就觉得那化了的水一层一层漫上来，先盖过我的脚面，再淹过我的膝盖，现在都快到我的腰了。

守着守着，我就发现那糖快要化完了，心里不由得紧张起来。

带我走出紧张和惆怅的是一声惊天动地的炮声，我知道，那是地生用差不多一腊月时间制造出的土炮发出的声音。

我问父亲，你说人们为啥要守夜？父亲说，刚才你们没有体会到？我说，我就是想考一下你老人家，看你能说对路吗。父亲说，哈哈，这个考题出得好，守夜守夜，顾名思义，就知道为啥要守夜。我问，啥叫顾名思义？父亲说，就是从名称知道这个词的含义。我说，那就是守着夜嘛，我是问，夜为啥要守呢？咋不守白天，偏偏要守夜呢。父亲说，你看这“宝盖”下面一个“寸”字，就是让你静静地待在家里，一寸一寸地感觉时间。

一寸一寸地感觉时间，这正是我刚才的感觉。父亲说，不想被父亲说出来了，而且是借“守”这个字。“守”这个字一定是造字先生在腊月三十晚上造出来的。我想。

到了大年三十，在供销社上班的父亲也终于得空回家来，领着我们裁红纸，写春联，贴春联，贴挂廊（苏北地区一种挂在门楣上的红纸装饰）。天黑之前，父亲和三叔非得带着我们去扫坟祭祖。赶上特别的年，要请人来杀一头养了一年的猪，或者把几户共养的鱼塘抽干水，捕捞出大大小小的鲤鱼、黑鱼、鲢鱼、草鱼等，各家分了过年。

还往到了大年夜，父母还在厨房忙碌着：搓好第二天一早要吃的汤圆（苏北人过年吃汤圆），煮几条象征着年年有余的鱼，炸一大锅黄灿灿的肉丸子，炒几瓢待客的瓜子。母亲也会把新衣服、压岁钱、云糕片等等准备好，放在我和弟弟的枕边，等着第二天一早跟我们说一句“恭喜我儿子能考上大学”之类的欢喜话。

大年初一，要开门放炮的。我家很搞笑，多年来一直是母亲开门燃放爆竹。父亲是拿工资的上班族，自有底气比一般的农村男人“懒散”，可以多睡一会儿。我和弟弟幼时都是“胆小鬼”，一早也起不来，因此几乎从没能承担过这新年第一天的重要任务。母亲年抱怨，又年年将就了家里的3个男人。

这一天，相对于她年前的异常忙碌，或者一整年的辛苦，却又是轻松的。按照按礼，不用急着清扫家的地面，尤其是炸过的烟花爆竹，要当作“财气”留在地上；不需要煮新饭：只需吃先准备好的鱼、肉丸、菜包和水糕，以示年年有余；就是用过的水，都是不急着泼出去的。

整个早上，村邻们来来往往，互相拜年，敬上香烟、瓜子等。我们小孩子，至少要走半个村子，给沾亲带故的长辈们拜个年。吃食之外，也偶有获得压岁钱的意外之喜。吃了午饭，乡邻们多是去打麻将消遣，好在上世纪80年代末，渐渐有了电视和各种春晚节目陪伴，年轻人可以享受一种更有意思的娱乐。

到了大年初二，我们一早就要忙着收拾年货，一家四口搭在一辆自行车上，蔚为壮观地去运河西岸的外婆家拜年。那一天，母亲的5个姐妹

儿时记忆中的过年和今天的过年，形式也许有所不同，但都有浓浓的情意在，挥之不去的是那份浓厚的亲情和故乡情。春节将至，本版在此推出春节专版，以飨读者。
——编者

海外儿童的中文课本里，自有一篇是关于中国春节的。不免说起中国“年”的由来，以及炸鞭炮和贴春联的原因：原是要用那响亮的声音和红彤彤的色彩，吓退“年”这个怪兽。

这样的说法，读着有些趣味，却多少也觉得勉强。

近来看见一些对于“除夕”一词的另类解释：这个词对应着英文里的“新年前夜”，但一个“除”字让人联想，因此把“夕”也解释成一种怪兽。“夕”这怪兽到过年时就要出来捣乱，然后有勇敢的祖先“除”掉了它，从此新岁平安。

说到年和兽的关系，更容易想到的是中国人信奉的属相。关于这些12年一个轮回的属相之兽，自己以前跟同事解释过，这些年跟孩子解释过。某一天讲得津津有味之余，忽然意识到，原来中国年是和动物，或者说“兽”，这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也可以把这些属相称作一种年兽了吧。

话说回来，去国万里离乡经年之后，中国春节这个特别日子，倒也真成了海外华人如我者心中的一只小兽，抓挠牵扯，回忆里有伤感，期待中有兴奋，竟是常常不知怎样度过才好。

曾几何时，过年对于我这样的乡村孩子，是头等大事。父母为春节忙碌的身影和那身影背后预示着的喜乐、平安和团圆，在记忆的底片上有最坚实的底色，也曾是关于旧历新年的最好注脚。

记得儿时，从腊月开始，母亲每天都有年事要做：哪天拿了黄豆去磨豆腐，哪天戴了头巾扎了扫把在家里扫尘，还要把该洗的洗、该淘的淘。等到年关越近，她也就越发忙乎。最后的几日，置办好年货之外，要忙着蒸馒头，蒸年糕，煮菜干，煮出一只造型完美的锅巴等等，常常是到了大年三十才得空去洗个澡迎新年。

到了大年三十，在供销社上班的父亲也终于得空回家来，领着我们裁红纸，写春联，贴春联，贴挂廊（苏北地区一种挂在门楣上的红纸装饰）。天黑之前，父亲和三叔非得带着我们去扫坟祭祖。赶上特别的年，要请人来杀一头养了一年的猪，或者把几户共养的鱼塘抽干水，捕捞出大大小小的鲤鱼、黑鱼、鲢鱼、草鱼等，各家分了过年。

还往到了大年夜，父母还在厨房忙碌着：搓好第二天一早要吃的汤圆（苏北人过年吃汤圆），煮几条象征着年年有余的鱼，炸一大锅黄灿灿的肉丸子，炒几瓢待客的瓜子。母亲也会把新衣服、压岁钱、云糕片等等准备好，放在我和弟弟的枕边，等着第二天一早跟我们说一句“恭喜我儿子能考上大学”之类的欢喜话。

大年初一，要开门放炮的。我家很搞笑，多年来一直是母亲开门燃放爆竹。父亲是拿工资的上班族，自有底气比一般的农村男人“懒散”，可以多睡一会儿。我和弟弟幼时都是“胆小鬼”，一早也起不来，因此几乎从没能承担过这新年第一天的重要任务。母亲年抱怨，又年年将就了家里的3个男人。

这一天，相对于她年前的异常忙碌，或者一整年的辛苦，却又是轻松的。按照按礼，不用急着清扫家的地面，尤其是炸过的烟花爆竹，要当作“财气”留在地上；不需要煮新饭：只需吃先准备好的鱼、肉丸、菜包和水糕，以示年年有余；就是用过的水，都是不急着泼出去的。

整个早上，村邻们来来往往，互相拜年，敬上香烟、瓜子等。我们小孩子，至少要走半个村子，给沾亲带故的长辈们拜个年。吃食之外，也偶有获得压岁钱的意外之喜。吃了午饭，乡邻们多是去打麻将消遣，好在上世纪80年代末，渐渐有了电视和各种春晚节目陪伴，年轻人可以享受一种更有意思的娱乐。

到了大年初二，我们一早就要忙着收拾年货，一家四口搭在一辆自行车上，蔚为壮观地去运河西岸的外婆家拜年。那一天，母亲的5个姐妹

心有年兽

应帆（美国）

一起约好了回外婆家。外公外婆健在的那些年，这是一大家子雷打不动的规矩。

这丰盛芜杂的回忆，贯穿了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，是我想当然而又不可或缺的、属于春节的仪式感。而这一切，随着我离乡读书、出国留学、异地上班，一层一层地，断了，舍了，离了。

年少的时候，很难想到，成长的过程，也是不断告别的过程。当我们雄心勃勃去看世界、去流浪、去漂泊，倏然回头，发现我们最怀念的往往只是故乡的几样传统吃食，会是记忆里父母永不停顿的忙碌，会是一大家子欢乐相聚的春节时光。

记得初到美国须得独自过年的日子，春节当天往往还要上学或者上班。年轻的我却也记得，在晚了13个小时的大年初一早上，煮食几只中国店里买来的冷冻汤圆，甜了嘴，饱了胃，尽量去欢喜那因为日子特殊而郁郁难欢的心。有一个新年读唐诗，读一句“乡心新岁切”，再读一句“春归在客先”，忽然就只有“天畔独潸然”的自然戏码了。

在海外，于是更自觉地去参加群体性的中国新年庆祝活动，虽然难免总是迟了日子的。读书的时候，中国学生会常组织联欢、聚餐、猜谜、跳舞，看春晚录像，都让人暂时忘却乡思。到了纽约上班，城里华埠总会有热闹非凡的新春花车游行，竟更有些儿时在老家乡下看花船表演的意思了。

最近这些年，纽约的很多公立学校在农历春节这一天放假，算是提倡多元化和尊重华裔传统的政策一种。公司虽然不可能在这一天放假，上班有些年头的我，也渐渐习惯了早早计划好这一天不上班。过去这几十年春节，带着孩子们，或去城里麦迪逊广场花园看一场篮球赛，或去附近的长岛竞技场看几场网球比赛，或去百老汇看两晚哈利波特的音乐剧，算是培养我们自己的春节仪式感，安抚心中那只从不安分的年兽。

是的，这叫春节，又叫中国新年的日子，演变成了一只小兽，藏在我们的皮囊之中，啃啮我们的神经，又滋养我们的心血，在冬尽春来之际，在异国的风雪里，最能勾起乡愁。

又或者，乡愁就是住在我们心里的年兽。平时尚能安静成长，到了中国春节，种种不适和不安，让它向我们求欢求慰。远行之后的游子们，则需用一辈子的时光，来安抚和饲养这父母双亲从小放养在我们心里的、只服故乡水土的年兽。



回家过年

杨桂林

在中国人的心目中，蕴含最深的文化，莫过于“年文化”了。过年就是回家。回家对于远离家乡的游子不仅是种乡愁，更是耿耿难眠的牵挂，望眼欲穿的期待！平常亲人们为了各自的生计，像候鸟一样四处漂泊，只有过年才是全家团聚的理由。
今年年关渐近，伸进阳台那一抹枝头上缀满的雪雪花，随着楼下大街小巷摇曳的中国红，飘来影影绰绰的味道。年味越浓，盼望远方亲人归来的思念之情也就越重。

这时，远在深圳女儿家的4岁小孙打来电话：“姥爷，想你。妈妈说，今年过年不回老家了。”其实女儿已经来过电话了，她说：“要做好与病毒长期作战的准备，我们响应志愿者的倡议，今年要在深圳过年。”本来我们约好要回老家与94岁的岳父一起过年的，岳父知道后对我们说：“现在提倡就地过年，为了有效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扩散，你们就地过年吧。这里对我照顾得很好。”岳父的话，令我感动。岳父不善言辞，总是将对孙辈们浓浓的爱意挂在慈祥的脸上。

这些天宅在家里有些空寂。一会儿女儿的视频发来了：剪纸红窗花已经贴在明亮的大玻璃窗